
章太炎國學觀略論

嚴壽澂

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

餘杭章公太炎（1869-1936），特立獨行，自貴其心，所終身奉持者，曰「依自不依他」。以為國家固無自性，然國于天地，必有與立，所不與他國同者，歷史也，語言文字也，此即國學，歷史尤要。不明歷史，則國性失而國亡本，萬劫不復。太炎諄諄講學，此物此志也。

關鍵詞：章太炎 國學 國家 經史無別 國學之統宗 依自不依他

一、引言

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《國粹學報》創刊於上海，鄧實主編，章太炎、劉師培、黃節等皆為撰稿。¹發刊辭有曰：

學術所以觀會通也……海通以來，泰西學術，輸入中邦，震旦文明，不絕一綫。無識陋儒，或揚西抑中，視舊籍如苴土。夫天下之理，窮則必通。士生今日，不能籍西學證明中學，而徒炫暫種之長。是猶有良田而不知闢，徒咎年凶；有甘泉而不知疏，徒虞水竭。有是理哉？……擬刊發報章，用存國學，月出一編，顏曰「國粹」……以求學術會通之旨，使東土光明，廣照大千，神州舊學，不遠而復，是則下士區區保種愛國存學之志也。²

當西學洶湧而至，士夫望洋興歎，不辨東西之際，諸人為保種愛國計，以為不僅須保存神州舊學，更須發揚廣大，使其光明普照大千世界。其中最宜注意者為「會通」二字，而欲會通，其時流行的漢學（瑣屑考據）、宋學（空言心性），皆無濟於事，必須「綜貫百家，博通今古，洞流索源，明體達用」。³「綜貫百家，博通今古」云云，正是太炎治學的宗旨。

主會通者，必反對墨守。太炎亦然，有云：「夫墨守者，亮不足道。召陵（許慎）、高密（鄭玄），說異前師……中國尚然，況在異域？」而同時又強調：「中西學術，本無通途，適有會合，亦莊周所謂『射者非前期而中』也。」⁴中學西學，淵源不同，途轍迥異，近世言新學者以西範中，乃為學之大患。此一見解，太炎終身以

1 湯志鈞：《章太炎年譜長編（增訂本）》上冊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年），頁116。
2 《國粹學報》第1年乙巳第1號（1905年），頁6-7。時為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。
3 同上注。
4 章太炎：《與人論樸學報書》，《太炎文錄初編·文錄卷二》，《章太炎全集（四）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154。原載《國粹學報》第2年丙午第11號（1906年），題為「某君與某論樸學報書」。

之。近時法國學者于連（Francois Jullien）試圖通過非印歐語系的中學，以求深入理解古希臘以降的西方傳統，說道：「我通過中國，並不是要取中國和西方的『差異』，而是要追尋二者彼此的『無關』（indifférence）。正因為二者長期以來各自獨立發展，各自遵循完全不同的理論道路，從根本上講彼此各不相干，所以絕不能根據成見來判斷二者『異、同』的實際範圍以對之進行區分和整理。」⁵此一說法，當為太炎所首肯。

光緒三十二年，太炎出西牢，避地日本，昌言革命，以為近日辦事，最緊要的是：「第一，是用宗教發起信心（筆者按：太炎所謂宗教，決非神教，而是無神的佛教），增進國民的道德；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姓，增進愛國的熱腸。」又說道：

為甚提倡國粹？不是要人尊信孔教，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。這個歷史，是就廣義說的，其中可以分為三項：一是語言文字，二是典章制度，三是人物事跡。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，總說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，所以自甘暴棄，說中國必定滅亡，黃種必定剿絕。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，見得別無可愛，就把愛國愛種之心，一日衰薄一日。若他曉得，我想就是全無心肝的人，那愛國愛種的心，必定風發泉湧，不可遏抑的。⁶

太炎於是在東京主持國學講習會。《民報》第七號載有章士釗所撰國學講習會序，中謂：「夫國學者，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……夫一國之所以存立者，必其國有獨優之治法施之於其國為最宜，有獨至之文詞為其國秀美之士所愛賞。」此理既明，便可知：「真新學者，未有不能與國學相擊合者也，國學之不知，未有可與言愛國者

5 杜小真：《遠去與歸來——希臘與中國的對話》（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頁36。
6 章太炎：《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》，《民報》第六號。引自湯志鈞：《章太炎年譜長編（增訂本）》上冊，頁123。全文見《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之演講》，章念馳編訂：《章太炎演講集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1-8。